

荒村



上海
北新書局出版
殷壽印

葛賢寧著

葛賢寧著

荒

村

北新書局出版

序

葛賢寧的詩在質地上是清麗的，從不堆砌辭句，將鄉村的景色隨意點綴，便成了美麗的詩篇。抒情的海是如此，描寫鄉村社會的荒村也是如此，同樣的可以應用我上面所說的話。

這一集裏是作者在觀察了鄉村快要沒落的現象以後所發出來的哀吟和絕叫。他是在喊着：『田園將蕪！』他是在喊着：『農村破產了！』他的詩裏雖不曾這樣寫，我却彷彿聽見了他心坎裏的話語。他好似一個情人在撫弄着愛者的遺物，不勝其哀惋悲歎之情！他自己是在農村裏長大的，目擊許多可歌可泣的戲劇在他面前表演，便

用一枝采筆寫了下來。他所寫的範圍很廣，有爲了一家挨餓而去行竊致被槍斃的鄉民（春），有爲了救飢請醫而賣了耕牛的農人（荒村），有終年辛勤勞作死後一貧如洗的小石匠（小石匠），有詛咒環境的老木匠（老年的木匠），有爲情人偷榆葉被物主吆喝因而受驚跌死的阿毛（阿榮和阿毛），有被地主殺死的三個兒子（樂老伯的三個兒子）……都是鄉村中時常發生的使人同情的；至於使人詛咒的，便是鄉村的殺人庸醫（鄉村的醫生）之類。寫城市的在這一集裏不是沒有，就是城這一篇，這是可以與鄉村的描寫作對立的欣賞的。他是像唐珊南一樣的在詛咒城市，希望鄉村也有觸角能夠爬行到城市的頭上，因而覆蓋了他。

趙景深。

1933, 8, 1.

目 錄

春.....	1
覓村.....	4
題在破牆壁上.....	12
小石匠.....	14
城.....	22
老年的木匠.....	24
母親.....	28
我是一顆微星.....	32
門開著.....	34
給路旁的老樹.....	37
阿榮和阿毛.....	41

鄉村的醫生·····	49
樂老伯的三個兒子·····	54
小小的刈麥人·····	61
耕牛歌·····	65
鋤地歌·····	68
五月的娘·····	71
打場歌·····	74
金銀花·····	76
農家的黃昏·····	77
蝸牛·····	80
守夜的人·····	82
早晨·····	88
無花果·····	91
小麥餅·····	114
水鳥·····	117
青春·····	123

春

天空是青色的明淨的，
從東方吹來了和暖的風，
田野上的莊禾都鮮活起來了！
小河流水唱著快樂的歌，
在河岸上有兩個孩子，
餓得又瘦又軟，嘴裏哼著：
“媽媽，飯，媽媽飯，……”
一間低矮的茅屋在田禾盡處，
牆泥坍塌著，上面露著洞隙，
裏面躺著一個年青的婦人，
病有五六天了，

沒有錢吃藥也沒有錢吃飯，
天天攤在破棉絮裏呻吟。
她的臉現著泥土色，
自從昨天以來她是自覺著
快和死滅臨近了。
太陽溫熱的和愛的照在河岸上，
中午時的田野更加靜寂。
一條蜿蜒的凹凸的小路，
沿著河岸直通到遠方，
孩子們底心在期待著，
會有慈善的行客從門前經過，
捐幾個銅子，買點餅吃，
不時轉過他們的頭向著茅舍，
母親的呻吟聲一陣陣送出來，

在茅舍後邊不遠的荒地裏，

有幾張蘆席倦著，壓了些土，
那是孩子們的爸爸，
爲著犯竊被官兵槍斃了的。
幾棵小草花在爸爸身旁開得慘紅，
稍遠的田裏一天青翠一天，
鸚鵡和郭公鳥也一天天多起來了。

荒 村

這年頭兒荒落的村莊真多，
野樹上的烏鴉叫得人人難過，
有多少有錢的村莊遭了匪搶，
家破人亡，房屋還著了把火；
有的窮苦人家，鍋蓋生了根，
沒有飯吃，連忙向外鄉逃命。
如今且單講一個荒蕪的村落，
上面住著一羣無依無靠的窮人。

這莊子叫孟家莊，
孟家是這莊上的首戶，

家有五十畝田，兄弟四個，
人口總共有十四五，
這幾年來遭遇著匪亂兵災，
縣府的苛捐雜稅又紛來；
弄得銀錢用盡，糧米精光，
到了荒年一家都驚慌。
“看哪，這荒春怎麼過！
有飯吃的人纔可以挨餓，……”
除去唉聲便出去弄賬，
可是這年頭兒又那處不荒。
要講一些地主人家的積穀還有，
大大的囤兒直堆到樑頭，
無親無故那兒有同情，
有錢的人糧米當作黃金，
休想討得一升兩升。

兄弟四個像四隻餓狗，
出去一二十天回來還是空手，
臉上的氣色又黃又黑得難看，
最後把槽裏的韃牛，
牽出來賣給孩子的娘舅，
拿了三十五塊錢，買兩石糧食，
不管要用牛時候的艱難，
三月的荒春，暫且買糧來糊口。

徐學文住在孟家莊中間，
兄弟三個，老二害了瘧病，
留下一個寡婦，一對孩子，
他沒錢進醫院，送了性命。
老三餓了站不住腳，
帶著妻子到別處去流落，
只有他在家支撐門戶，

宅外的田產當賣無主，
牛兒瘦得只剩幾根筋，
鷄狗餓得叫不出聲，
屋上的茅草爛了，陰天漏雨，
衣服襤褸遮蓋不著皮膚，
別的都不打緊，春天凍不死人，
只有肚子餓得難忍，
聽哪，徐學文這時在茅舍裏哼！

孟家莊第三家是唐培良，
他的妻子年時很漂亮，
他家平時愛穿乾淨衣服，
夫妻們飲食比別人高強，
她有個十歲的孩子，
三年來被土匪抱過兩次，
化了洋錢幾十元整，

年年賣地，借賬，缺少食糧，
今年痺病在鄉間流行，
唐家孩子的肚裏也吃緊。
又沒有錢，驚動醫生，
唐大娘啲日夜都擔心。
誰知延宕著，痺病長得更大，
唐大娘的心裏纔曉得害怕，
可是他是個無用的人，
叫他出去起債弄賬都不成，
最後她想到縣城的陳三娘，
陳三爺是她的姘夫，
三年來兩個女人不知鬥過多少氣，
爲著陳三爺的錢都裝在她的腰包裏。
這時沒有法想，叫人帶信給三娘，
說兒子病了，要借錢治療，
“三娘啊，你難道見死不救？”

唐大娘天天抱著兒子坐在門前，
等著縣城有人來送錢。
她的肚子從來沒有像今年挨餓，
她的衣服從來沒有像今年爛破，
這日子啊，真真難過！

這莊上最後一家是蘇家，
兄弟兩個，分種幾畝荒田。
各人買隻小牛忙時合伙，
閒時各牽回自己的場邊。
兄弟兩個住在破茅屋裏，
今年都有了痺病在身，
大哥有了妻子服侍，
小的不曾娶妻，孤單，——人。
荒年來了，糧食吃光了，

天呀，你真沒有眼睛，
怎麼還要叫窮人生病。

那天哥哥同弟弟商議，
兩人都把小牛賣了去治病！
兩人在茅屋裏說了半天，
幼小的弟弟始終不肯，
“哥哥，我情願留下小牛，
不治，病也許沒事，
試問湖裏荒田怎種？
把牛賣了，我便要餓死，
哥哥含著淚兒回家，
弟弟翻轉身睡在破牆壁下。

哥哥把一頭沙牛賣給隣人，
拿到錢到街上治好了病，

回到家中糧食也空了，
帶著妻子老小到外方逃命，
只剩他兄弟一個人在家，
不久便在茅舍裏死掉，
剩一隻乾瘦的小沙牛，
還終天在門前吃草。